



希姆博尔斯卡

- 全集 -

写给文学爱好者的信

# 希姆博尔斯卡信札



Poczta  
literacka  
Wislawy  
Szymborskiej

*Wislawa Szymborska*

[ ] 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 - 著

楠 龚冷兮 - 译

东方出版中心



THE WISŁAWA SZYMBORSKA FOUNDATION

# 希姆博尔斯卡信札

写给文学爱好者的信

[波兰] 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 - 著

李怡楠 龚冷兮 - 译



东方出版中心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希姆博尔斯卡信札：写给文学爱好者的信 / (波)  
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著；李怡楠，龚冷兮译。—上  
海：东方出版中心，2019.4  
(希姆博尔斯卡全集)  
ISBN 978-7-5473-1408-1

I. ①希… II. ①维… ②李… ③龚… III. ①书信集  
—波兰—现代 IV. ①I51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97116 号



THE WISŁAWA SZYMBORSKA FOUNDATION All works by Wisława Szymborska © The  
Wisława Szymborska Foundation, www.szymborska.org.pl  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9-2018-1123 号

## 希姆博尔斯卡信札

——写给文学爱好者的信

---

出版发行：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：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：(021)62417400

邮政编码：200336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90mm×1240mm 1/32

字 数：180 千字

印 张：8

版 次：201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1408-1

定 价：4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## 出版说明

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(1923—2012),波兰作家,被公认为当代最迷人的诗人之一,享有“诗界莫扎特”的美誉。希姆博尔斯卡于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是文学史上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诗人;2001年她成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名誉会员。

上世纪希姆博尔斯卡即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,2000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她的诗文集《呼唤雪人》,由林洪亮翻译。此后,中央编译出版社、湖南文艺出版社先后翻译出版了希姆博尔斯卡的部分作品集,但这些作品还是无法满足希姆博尔斯卡研究和教学的需要,甚至也满足不了那些热爱希姆博尔斯卡的读者的需求。东方出版中心在波兰希姆博尔斯卡基金会的支持下,获得了唯一官方授权,出版《希姆博尔斯卡全集》(五卷本),包括《希姆博尔斯卡诗集I》《希姆博尔斯卡诗集II》《希姆博尔斯卡信札:写给文学爱好者的信》《希姆博尔斯卡选读札记I》《希姆博尔斯卡选读札记II》,涵括了希姆博尔斯卡全部诗歌、散文和信札等作品,由波兰文学翻译家林洪亮领衔翻译,直接从波兰文译出。

东方出版中心编辑部

二〇一九年一月

## 目 录

关于《文学信札》 / 1

信 札 / 9

尾 声 / 247

## 关于《文学信札》



**特蕾莎·瓦拉斯：**是谁构想出了《文学生活》的《文学信札》专栏？

**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：**这并不需要由谁来构想，这是文学杂志的传统。我们总会需要回复一些作者，特别是初涉文坛的作者，而我们往往又不会给他们回信，只是简单答复说“恕不录用”或是“建议再加以修改”。我们感到有时候也该向他们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有这种种决定。

**特蕾莎·瓦拉斯：**“我们”？都是谁？

**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：**伏沃基米日·马奇翁格和我。我们两人轮流主持《文学信札》。很容易区分我们俩的回信。伏沃德克（伏沃基米什的小称——译者注）用男性过去时态写“我读过”“我想过”，而我用第一人称复数。因为当时团队里只有我一名女性，如果我用女性过去时态写“我读过”“我想过”，那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是我写的。

**特蕾莎·瓦拉斯：**刽子手都喜欢戴上面具，隐姓埋名。

**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：**这么说有点过了。不过我想这并非无可挽回的行刑。被我们拒绝过的读者也可以继续写作，只是会向别的杂志投稿。或者他们开始写得更好一点，不一样一点。和我们通信的多数都是年轻人，而年轻就意味着拥有无限可能。有些人甚至可能后来就成了真正的作家。

**特蕾莎·瓦拉斯：**当你面对一位无助的、战战兢兢的作者的处女作之时，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点残忍？

**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：**残忍？我自己的文学之路也是从那些糟糕的小诗和小故事起步的。泼头冷水常有醍醐灌顶之效。我只在遇到那种自以为是却还犯拼写错误的作者时才会真的残忍。



**特蕾莎·瓦拉斯：**那是无知，还不是写作艺术的问题。

**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：**在《文学信札》这个层面上，根本还谈不到写作艺术。我只是努力教给他们一些常识，鼓励他们认真思考自己写出的文章，并来一点自我批评。我鼓励他们读书。或许我这是在自欺欺人，但我还是希望这个习惯能让某些人受益终身。

**特蕾莎·瓦拉斯：**与你通信的人里有人自述身份吗？

**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：**没有，也没有这样的要求。有些人经过最初的尝试成长起来后，甚至会忘记自己还曾投过稿。

**特蕾莎·瓦拉斯：**对自己的评判标准，你一贯都是自信的吗？

**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：**并不总是这样，但在劣作层出之时，答案就会是肯定的。

**特蕾莎·瓦拉斯：**瞧，你用了“劣作”这个词，丝毫不留情面。不知你是否注意到，在人类的其他活动领域，不尽如人意的作品不会被冠以带有如此强烈感情色彩的贬义词。比如“笨手笨脚”的人，虽然这也不是好词，但比起“拙劣的作家”就是小巫见大巫了。不好的木匠、水工、修表匠都平静自在地生活着，也没遭受过这种谩骂。遭殃的净是这些创作者——拙劣的作家、画家、演奏家，以及那些倒霉的情人，因为“阳痿”和“劣作”一样是具有侮辱意味的。

**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：**我觉得“拙劣的作家”这个词在我的这个领域是可以用的！完全可以用！简直太可以用了！况且，我记得我还没有在“信札”里用这个词称呼过任何一个人。我一般是尽力将文学上的这种亢奋引导到其他方向去，比如写信、写日记，或者为身边的人写诗。

**特蕾莎·瓦拉斯：**也就是说，你是将这个词语用来形容那些太

过于业余的作品？

**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：**说对了。比如有个人写了一首还不错的应景诗，他的朋友赞赏有加：“兄弟，你这诗写得太棒啦，应该找个地儿发表！”于是，这首也许在某时某地听起来还不错，能俘获一位大眼睛美女芳心的小诗，就被寄给了一个坏心肠的编辑，可是这位编辑却并不赏识他。

**特蕾莎·瓦拉斯：**也许这是现代人的特质。在以前，如果某个受教育程度一般的人在美术方面表现出兴趣和特长，人们会感觉这是司空见惯的。写应景诗就和画水彩画、弹钢琴一样稀松平常。

**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：**只是那时候没几个人会想到要立刻把自己的作品投给报社，和朋友们自娱自乐就够了。

**特蕾莎·瓦拉斯：**后来写作成了门职业，而浪漫主义文学的成功则将作家（特别是诗人）的社会地位提升了不少。

**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：**其实在我们做《文学信札》专栏的时候，并不是浪漫主义主导的时代，可那时候诗人的地位更高。别忘了，那是一个灰暗、落后又粗野的时代。淹没在无名的人群中，也会使个体倍感幸福。但是与此同时，每个人都想与众不同，想要为自己而活。但那时候可选择的道路并不多，而想要出名，最快的途径就是让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。

**特蕾莎·瓦拉斯：**而今，想要出名上电视就够了。

**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：**比如在电视节目上回答个问题：《哀歌》的作者是谁？a) 莎士比亚；b) 米哈乌·布瓦茨基（波兰诗人——译者注）；c) 杨·科哈诺夫斯基；d) 小熊维尼。然后我们就会发现，即使是选米哈乌·布瓦茨基的人，也会带着光环回家。其后一段时间，他走在大街上也会拥有回头率。

**特蕾莎·瓦拉斯：**读“信札”的时候，我发现你是为数不多的敢于告诉文学新手“写作需要天分”这一事实的人。许多严肃批评家都不愿意使用这个词，刻意回避，以免遭到非议。

**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：**回避也许是对的，因为天分的确是一个很难进行科学定义的词。但这并不意味这个词没法描述，从不存在。况且我也不是批评家，我还是有一定自由度的。天分……有的人有，有的人则永远得不到。但这并不代表他将一无所获。也许他会是一位优秀的生化学家，也许他能发现北极。

**特蕾莎·瓦拉斯：**我记得北极早就被发现了。

**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：**当然，我说漏嘴了。我想说的是，文学天分只是众多天分中的一种，我们也可以拥有别的天赋。

**特蕾莎·瓦拉斯：**给你写信的作者会常提及其他文学天才吗？

**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：**有时候会。但最让“信札”头疼的作家是阿蒂尔·兰波。十六七岁的作者都觉得，既然兰波在他们那个年纪就已经创作出了优秀的诗篇，为什么他们的作品会不好呢？

**特蕾莎·瓦拉斯：**寄给“信札”的作品，有没有因为政治审查不过关而被悄悄放到一边的呢？

**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：**在我印象中没有。当然也有些“不安分”的作品，但通常都是些已经小有名气的作者的署名作品。

**特蕾莎·瓦拉斯：**也就是说，这些人的文学生涯并非从反抗起步，而是从顺从开始？

**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：**我不知道，那时候没我们现在想象的这么奇怪。人们的第一个想法都是“发表”。所以一开始都

是学习那些已发表的作品,看看他们写了些什么,然后依葫芦画瓢。之后才慢慢开始产生自己的想法,并试图进行个性化的表达。需要补充的是,我们现在谈的是还没有地下出版物存在的情况。地下出版给成名作家和年轻作家都创造了其他机遇。在那个世界里,年轻作家可以触及根本无法通过审查的话题。

**特蕾莎·瓦拉斯:**很高兴你同意出版“信札”。重读这些写给文学爱好者的信,你有什么感受?

**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:**我觉得“信札”的趣味性要高于它的教育意义。每封信长短不一,这是我的问题。而剩下的,特蕾莎,就是你的事了。毕竟,是你想起了“信札”的存在,并把它从陈年纪事中找了出来。

2000年10月



# 信 札



观察者(克拉科夫<sup>①</sup>):

您指责我们糟践文学青苗。“对幼小植物应该细心呵护”——我们在您的来信中读到——“而不是像你们那样批评它们的弱点和青涩的果实。”我们并不赞成在温室中养殖文学幼苗。植物必须在自然环境中生长,提前适应环境。有时候,植物会觉得自己能长成参天大树,但在我们看来,它就是一棵小草,哪怕是最精心的呵护也无法让它变成一棵大树。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诊断错误,但是我们也不会拦着这些小苗生长啊,我们也不会把它们的根刨出来。它们可以继续生长,直到有一天证明是我们判断失误。我们会很激动地承认自己的失败。况且,如果您以一种积极的态度阅读我们的专栏,您就会发现,我们对任何值得夸赞的作品都是反复强调的。只是这样的作品并不多,可这也不是我们的错,毕竟文学天赋并不是普遍现象。

---

① 编者注:地名。



H. J. (鲁什尼查):

《文学信札》的编辑经常会遇到带有威胁意味的来信。这些信一般都是这样写的：请告诉我，我的作品好不好。如果不好，我马上就让它玩完——我会撕掉它、扔掉它，从此和成名的梦想告别；我会绝望、怀疑自我、崩溃、酗酒，不再相信人生的意义。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这时编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——一切反应都颇有危险。如果回复说这诗歌或者小说写得太糟，大悲剧就在那儿等着。如果回复说写得挺好，作者就会对自己的文学才能迷之自信（已有这样的先例）。有些作者更是要求编辑立刻回信，否则就会产生严重后果。编辑连认真思考的时间都没有。